

传 奇 世 界 丛 书

# 神秘档案

北方文艺出版社

传

奇

世

界

丛

书

# 神秘档案

季

〔美〕史蒂夫·沙冈 著

驹

译

北方文艺出版社

1987·哈尔滨

责任编辑：方 舟

封面设计：姜 录

# 神秘档案

Shenmi dang an

[美]史蒂夫·沙冈 著

季 驹 译

---

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

(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 42 号)

黑龙江新华印刷厂附属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印张 10·字数 200,000

1987 年 9 月第 1 版 198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41,000

---

统一书号：10360·144

定价：2.00 元

ISBN 7-5317-0033-6/I·34

## 内 容 提 要

这是本社出版的“传奇世界丛书”之一。

洛杉矶一名退休的警察分局局长，突然在寓所的床上遭到枪杀；不久，他早已离婚的妻子也惨遭毒手。报界认定，是一起与吸毒和桃色事件有关的丑闻。受命侦办此案的警探康巴尼，不为诸多假象所迷惑，抓住凶犯留下的蛛丝马迹，到联邦德国穷追不舍，终于查出一个个凶手，并使杀人如麻的罪恶元凶——一个美国石油垄断寡头的狰狞面目暴露无遗。

原来，一切又都与三十几年前纳粹在崩溃之际所秘藏秘运的特殊档案“新世纪”有关……

## 目 次

|           |     |
|-----------|-----|
| 第一章.....  | 1   |
| 第二章.....  | 13  |
| 第三章.....  | 20  |
| 第四章.....  | 24  |
| 第五章.....  | 29  |
| 第六章.....  | 34  |
| 第七章.....  | 42  |
| 第八章.....  | 56  |
| 第九章.....  | 59  |
| 第十章.....  | 66  |
| 第十一章..... | 69  |
| 第十二章..... | 72  |
| 第十三章..... | 75  |
| 第十四章..... | 79  |
| 第十五章..... | 83  |
| 第十六章..... | 88  |
| 第十七章..... | 95  |
| 第十八章..... | 103 |
| 第十九章..... | 110 |
| 第二十章..... | 114 |

|            |     |
|------------|-----|
| 第二十一章..... | 120 |
| 第二十二章..... | 122 |
| 第二十三章..... | 126 |
| 第二十四章..... | 130 |
| 第二十五章..... | 135 |
| 第二十六章..... | 138 |
| 第二十七章..... | 144 |
| 第二十八章..... | 147 |
| 第二十九章..... | 153 |
| 第三十章.....  | 159 |
| 第三十一章..... | 164 |
| 第三十二章..... | 169 |
| 第三十三章..... | 176 |
| 第三十四章..... | 179 |
| 第三十五章..... | 187 |
| 第三十六章..... | 194 |
| 第三十七章..... | 204 |
| 第三十八章..... | 211 |
| 第三十九章..... | 222 |
| 第四十章.....  | 225 |
| 第四十一章..... | 228 |
| 第四十二章..... | 234 |
| 第四十三章..... | 237 |
| 第四十四章..... | 241 |
| 第四十五章..... | 246 |

|            |     |
|------------|-----|
| 第四十六章..... | 251 |
| 第四十七章..... | 255 |
| 第四十八章..... | 259 |
| 第四十九章..... | 262 |
| 第五十章.....  | 272 |
| 第五十一章..... | 275 |
| 第五十二章..... | 276 |
| 第五十三章..... | 283 |
| 第五十四章..... | 285 |
| 第五十五章..... | 290 |
| 第五十六章..... | 295 |
| 第五十七章..... | 313 |

## 第一章

柏林 1945年4月3日

一辆德军最高统帅部的蓝灰色的敞篷“朋驰”车，驶近了桥头的检查哨。检查哨的班长是一个看起来顶多只有十四岁的“希特勒少年团”的团员。他走向车子，向驾驶兵要过通行证，其他的卫兵静静地环绕在车子四周，瞅着这位僵直地坐在后座的将军——葛来顿中将。硕大的钢盔顶在他们纤小的脑袋上，显得极端不相衬，有的更似乎吃力地扛着沉甸甸的自动步枪。葛来顿心里暗忖道：这哪叫军队，简直就是一群小孩穿了他们爸爸的军服在玩游戏，而这游戏的名字却偏偏是“战争”。

其中一个个子较大的男孩鼓足了勇气，问他是不是可以摸摸那挂在葛来顿衣领上以鲜红的丝带系着的武士级十字勋章，葛来顿点了点头，男孩走上前来，用虔诚的、微颤的小手触摸了一下勋章，又迅速地退了回去，跟其他的孩子们交头接耳，一阵耳语。他们也都都不约而同地从眸子里透射出崇拜的眼神。这时从西罗苏军重炮阵地发射的一批密集炮弹震撼着桥墩。葛来顿突然觉得浑身不自在起来，不禁不耐烦地对那还在仔细检查通行证的小班长吼道：“快点！”

班长挥了挥手，嘴角带着一抹笑意，示意驾驶兵可以走了。车身颠簸了一下，摇晃着上了桥，一缕缕浓烟，正从远方十五里外焚烧的柏林城袅袅升起。葛来顿回首望了望那一小群瘦小的身影和宽松的军服，他们看起来就象是一群游魂似的。

葛来顿将军点燃了一支香烟，怏然地摇了摇头，刚才在检查哨的一幕在他的胸中升起了一股莫名的沮丧。那群少年团的团员正引颈盼望着文乃克将军所统帅的第十二集团军的驰援，那是唯一可使柏林幸免沦陷于苏军手中的一线生机。但是葛来顿将军心里十分明白，第十二集团军早就丧失了战斗力而荡然无存。第十二集团军如今只不过是希特勒“鹰巢”办公桌上的一纸神符而已。那些守桥的孩子们的大限之期是屈指可数了！

一股愠怒突然在葛来顿胸中燃起，他想了当审问隆美尔将军为什么要参与去年七月廿日刺杀元首的阴谋时，那位曾经叱咤风云的将领只是淡然答道：“一个人如果知道如何去~~结束~~起战端，他更应懂得结束战争的艺术。”现在隆美尔已经死了，其他伟大人物也相继而去。但是幸运之神如今对葛来顿却是如此青睐和眷顾。这位曾经咆哮在北非荒漠，驰骋在俄罗斯冻原的英雄，被尊为德国战车战术大师的葛来顿少将，居然身负着拯救国家于毁灭的历史任务。

浓灰的烟柱覆漫着柏林的天际，闪烁着怪异的色彩。吞吐的火舌，恰似一个画家在疯狂地舞弄着他的彩带，妄想涂改天空的颜色。炽烈的薰风拂着满目疮痍的街道，夹杂着尸体的焦臭。橡皮的臭气和溢漏的瓦斯味扑鼻而来。文明似乎

在这股恶臭中逐渐沉沦而终被遗忘。透过硝烟望过去，葛来顿尚能依稀从残存的骨架上辨认出这些昔日著名的办公大楼，阴森森地矗立在残垣断壁之中。

车子在瓦砾碎石中颠簸前进，道路的损坏程度相当严重，穿着民防部队制服的女孩正试图清理出一条车道来。保安队年迈的老兵正指引着一车迷了路的参谋本部的军官。日以继夜的轰炸迅速地改变着市容，今天栉比鳞次的大厦，一夜之间就夷为废墟。

车子左转进入了克福斯葛林荫大道，柏林这条一度最漂亮的大马路，如今却是满目凄凉。高大浓荫的枫树，豪华的店铺、电影院，精致的咖啡馆，如今除了玻璃碎片在瓦砾中闪烁发亮外，其他都荡然无存了。一节电车倾翻在一家餐馆的大厅里，车窗悬吊着它最后乘客的残骸，野狗正在撕啃着这些焦炭般的尸体。一名警察持着一挺冲锋枪对着这群饥饿的动物发射了一排子弹。妇女们在一家商店门口争排着长龙，等待分发牛奶和面包，孩子们揪扯着妈妈的衣角，呆滞地凝望着天空，他们稚嫩的眼神里，似乎也意识到毁灭降临的方向。

街尾的大教堂仅存留了一副躯壳，车子弯进了布达佩斯大道，转进了提加顿动物园。这个举世闻名的公园如今是一片骇人景象，象是一场心悸的梦魇。黑焦的草皮，烧夷的残枝，被处决的逃兵的尸身吊在路灯上，胸前挂了一副牌子，上面写着：“我是全德意志人民的叛徒”。几百名黑衫军坚守着一处高地，八八公厘的巨炮正瞄准着城北的入口，从那儿他们可以清楚看见苏军科涅夫元帅麾下炮兵的炮火。葛来顿清晰

地听见象群的咆哮，急躁的狮子、老虎也从笼子里不断发出低沉的吼声，这群可怜的野兽也和士兵一样，已经饱受了好几个月的疲劳炮击。

穿过了公园，车子来到菩提大道。道上屹立着柏林最著名的建筑物，八层楼高的布兰登凯旋门——大理石的古战车依然栩栩如生地奔跃在十二根古希腊式巨柱支撑的拱门上，只是四匹铜马中的三匹已经是摇摇欲坠了。左边棕黄的墙上伸展出一个大阳台，希特勒就曾经在这个阳台上发表了震撼世界的狂热演说，如今也只剩下断垣残壁；“为全民而战”的漆涂标语在熏黑的墙上依稀还能辨认；东墙上悬挂着希特勒的巨幅肖像，只是画像已倾斜得很厉害。

居民们此时都从地窖里走了出来，在瓦砾堆里扒拉着，就象是一群蝼蚁在一个巨大的垃圾桶里挑捡着残羹剩菜似的。呼啸的炮弹从北方白俄罗斯第一军阵地射向在库斯春的德军防线，摇撼着这一片废墟。人们呆滞的眼神凝视着北方，流露出一丝恐惧的颜色；因为他们都曾被警告，那些北方来的蛮夷是一群乌合之众，奸杀掳掠，无恶不作。柏林的守护神们似乎仍在声嘶力竭地煽动着她的子民，要他们从防空洞里走出来为帝国的存亡而战，但似乎已经没有人再信他们那一套了。人们真正关心的只是如何使家园免于万劫不复。黑衫军的创始人希姆莱正在和贝那多特伯爵研商向盟军投降的可能性。事实上，葛来顿将军此番的任务就是由希姆莱一手策划的。

一阵风沙突然吹进了葛来顿的眼睛里，他用力搓揉着他的眼睛。当他再睁开的时候，他几乎不相信他所看到的：亚伦

饭店居然奇迹似的毫发未损，华丽的装饰和雄伟的外观，依旧保有那十五世纪的典雅。

亚伦饭店不单只是一间旅馆，跟这饭店牵扯的轶闻趣事不知有多少。战前这里车水马龙，出入的不乏皇亲贵族、公侯将相，殷商大贾、迁客骚人也是此间常客。跟刚才荒芜的疮痍景象比较，相形之下，葛来顿禁不住凄然地笑了。他的座车停在饭店正门口，他步下了车子，寂然地端详着这个饭店。饭店的完好无缺，毋宁是对这漫天烽火的一大讽刺。除了正面的玻璃上粘贴的胶布和二楼阳台上堆砌的沙包之外，亚伦饭店依旧象是一位矜持高傲的贵妇。葛来顿点燃了一支香烟，深深地吸了一口，随着他的驾驶兵步上了台阶。

宽敞的大厅装饰着十五世纪的手绣壁毯，天花板上悬吊着一盏晶莹的水晶吊灯。当葛来顿从阳光中走进这阴暗的大厅里，他的眼睛显得有些不适应。他脱去皮手套，这才看清楚大厅的四角麋集了不少男男女女，有的是邓伯霍夫机场的年青飞行员，正对着一群金发少女在大吹大擂，这些金发女子显然是空军为这些飞行员所安排的应召女郎。有几个着黑色制服的秘密警察悄悄地注视着大厅里进出的人们，几个商人正在长凳子上吸着红茶，香烟缭绕在瓦斯灯上，收音机里播送着一个音色低沉的歌手的忧伤曲调。葛来顿脱去了他的皮外套，挽在手上，走向柜台。

柜台的接待员正慢条斯理地在讲电话，比了比手势，要葛来顿稍待片刻。好不容易他才放下了听筒，陪着笑脸说：

“将军，请问有何事要我为您效劳？”葛来顿按捺着火气说：“我正要去见黑衫军准将史伦保。”听见史伦保将军的

名字，接待员的脸色显得有些紧张，音调也变得不大自然，仓仓皇皇地说：“是！是！当然，将军，我们正在恭候大驾呢！请您随着服务员来。”葛来顿走向电梯，服务员已在电梯里等着他，关上电梯闪亮的铜门，他们一路都没说话，服务员偷偷地瞄着葛来顿胸前的一排排勋章。电梯在五楼轻巧地停了下来。服务员站在一边对葛来顿说：“请往右走，将军。”在走廊的中段，他们停在一扇橡木门前，服务员敲了敲门，一个声音从里面传出来：“哪一位？”葛来顿回答道：“葛来顿少将。”门打了开来，门边是一位黑发碧眼的精明的盖世太保上尉。他微笑着说：“将军，欢迎您到柏林来！”葛来顿给了服务员三马克小费，转身进入一间宽敞的房间，两扇橡木门分别通往两间卧室。丑陋的胶布已把法国式推窗给封死了，无法鸟瞰窗外的街景；但是房间仍然十分幽雅，有三个商人模样的老百姓正倚在靠窗的路易十四式椅子上，饮啜着香槟。

“要喝点香槟吗？将军，这是一九三七年份的唐·白玲珑。”上尉殷勤地问着。

“不用了，谢谢！”葛来顿边回答着，边把大衣和手套搁在沙发背上，等着上尉去引见史伦保准将。但是这个有点姑娘腔的上尉却只是干瞪着葛来顿，嘴角上始终挂着冷峻而带着嘲弄的笑意。葛来顿对靠窗的三个人礼貌地点了点头，随即振声对上尉说：“难道没听说这是一件十万火急的任务吗？”

“是！当然，将军，我这就去请示。”上尉这才蹑手蹑脚走向卧房门，轻声敲了两下，房间里传出一阵咆哮：“谁

啊！”

“葛来顿将军已经到了，将军。”

“给葛来顿将军倒杯香槟，顺便替他们介绍一下！”粗嘎的声音命令着。

上尉快步走向银质的冰桶，倒了一杯金黄色的香槟酒，递给了葛来顿说：“这瓶酒是希姆莱送的。”

葛来顿接过酒来，举了举杯子说：“这杯祝全德意志人民。”

上尉突然收敛起嘴角的笑意，退回了房角。葛来顿倚在沙发里吸着香槟，房间另一端的三个人正凝视着他。突然，卧房中传出一阵女人刺耳的笑声，划破了这短暂的寂静。

葛来顿站起了身子，对上尉昂声说：“我如果没记错的话，史伦保将军是要你替我引见他们三位，上尉！”

上尉魂不守舍地挤出一丝笑容说：“是！是！请原谅我，将军！”他疾步穿过了房间说：“首先容我介绍能源及开发署署长，韩履尘博士。”

房间的一端，一个短小、年迈、灰发的绅士站起来欠了欠身道：“荣幸之至！将军。”然后又坐了回去。

上尉继续介绍：“军需生产部副部长，康思尔先生。”

这位坐在韩博士身旁，面色红润的中年男人点了点头。他既没有站起来，也没有说一个字。

上尉最后介绍：“末了这位，就是当今名满一时的国家科学院院长，伊善瑜博士。”

伊博士是一个高大、英挺、年近半百、涵养深厚的饱学之士。他站起身子，微笑着对葛来顿说：“很高兴认识您！”

葛来顿颌首答礼，坐了下来，上尉依旧退立在门边的墙角。屋中的寂静，让人觉得有些手足无措。壁炉旁的古钟，敲击着清脆的嘀嗒声。隆隆的炮声把窗户震得格格作响。葛来顿能揣摸得出空袭和炮击在老百姓和军人心灵上所形成的震慑力有着极大差异。空袭对他们来说，仅仅是暂时性的，而炮击却给人一种敌军正迫在眉睫的恐惧感。近在五十里的苏军正向柏林市中心节节推进。

伊博士按捺不住，开了腔说：“您刚从前线回来吗？将军。”

“正是！在下隶属于五十六装甲师。”葛来顿答道。

“和布瑟指挥官的第九军在西罗防线，并肩作战。”

“但是西罗防线距这房间只有二十六公里之遥。”伊博士惊叫着。

“是二十二公里。”葛来顿纠正说。面对这些恐惧失措，惶惶不可终日的老百姓，他不禁涌起一股职业军人的傲气。

伊博士紧接着问：“文乃克将军的第十二集团军不正在星夜增援吗？”

“我没有听说过。”

这一下，问题就象决了堤的河水一样，汹涌而至。臃肿而面色红润的康恩尔博士说：“听说史廷南将军的第十一军正对科涅夫先头部队发动钳形攻势。”

“很抱歉，关于史廷南将军十一军的进展，我没有获得情报。”葛来顿很礼貌的对应着。

屋子里又沉浸在一片死寂之中。也不知过了多久，卧室

的门砰然一声推开了，这位执掌黑衫军情报网的史伦保准将走进了客厅。他是一个短小精干的人，蓝褐色的眼睛，嵌在一张死白的脸上。黑衫队笔挺的军服，肩头绣着一颗骷髅头的图案，一枚金质的小徽章别在他胸前的铁十字勋章上，这是只有黑衫队创始会员才有的标记和殊荣。

史伦保将军犀利的眼神，横扫过室内的每一个人。他走向窗子，撕下一条胶布，瞄了窗外一眼，转身对葛来顿说：

“他们每一位你都见过了？将军。”

“是的。”

史伦保点了点头说：“好极了！”他注视着葛来顿，温和地说：“请坐。”

史伦保紧接着说：“基于我和希姆莱的关系，他命令我主持这项任务。诚如你知道的，希姆莱正统帅第十五军团抵抗苏俄的第一白俄罗斯军，坚守奥德河。我们的使命不仅机密，而且神圣，因为这是使帝国免于万劫不复的唯一途径。”

葛来顿清了清嗓子说：“我明白！”

史伦保对着葛来顿吐了一口烟说：“我相信你懂。”

“这场仗我们已经输定了，因此我们必须竭尽所能来收拾这个残局。”

“我会全力以赴的。”葛来顿答道。

史伦保踱着步子，停在客厅的正中央说：“沃尔夫将军此刻正在苏黎世与美军战略情报处的头子杜勒斯秘密谈和。沃尔夫将军提议呈交现阶段军备研究生产以及有关秘密武器发展之机密资料，用来换取战败投降后的德军军官特赦。同时，我们也正在寻求一切可能，使英美联军尽快进入柏林，以免

柏林陷于红军之手。”史伦保准将吸了一口香槟，转而对伊善瑜博士说：“劳驾院长把我们要递交盟军的资料内容向将军提示一下。”

伊博士用平直、阴冷的语调说：“文件的主要内容包括了ME二六二喷气战斗机，最新改良型配备蔡司电子瞄准器的八八厘米防空自走炮，V一、V二型飞弹，喷射引擎试验风洞的设计，地对空追热飞弹，A—四、A—九型长程飞弹，核子动力潜艇，还有就是合成化学方面的资料。”

史伦保准将说：“谢谢你解说的那么详尽。”接着对葛来顿说：“韩博士和康副部长将负责整理档案及清单，明天一大早，你就从左森的参谋本部押运装载着这些资料的六部卡车，将它们一直护送到瑞士边境上的小镇布达西，然后在那里守候最后指令。如果沃尔夫达成协议，那么就越过边境，将这些资料交给瑞士的边界警察，明白吗？”

葛来顿耸了耸宽厚的肩膀说：“往南边的通道并不安全可靠，整个帝国仅剩下一条宽度九十五公里的狭长走廊，尚未被盟军占领。在有些地方，尤其是慕尼黑附近，宽度仅有三十公里，两翼便是对峙的美军和红军。这条走廊白天将完全暴露在英国皇家空军蚊式战斗机无情的攻击之内。”

“这也正是为什么要挑选你来担当这份艰巨任务的原因。”史伦保慧黠地笑着。

“你毕竟是一个身经百战的骁将，你会有一支黑衫军摩托车护卫和通行证，各检查哨站都将畅行无阻。你将坐在尾随卫队之后的一辆半履带装甲车里，六辆卡车在你身后形成一支车队。至于皇家空军的骚扰，上天保佑，这两天的气象预